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裴駰國子顏 師古 集註

淮南厲王傳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  
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  
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

內之於為築外宮宮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

漢書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  
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  
師古曰日謂住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  
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妒  
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厲王母已生厲王  
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  
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  
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

淮南厲王長

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吕后  
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  
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  
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  
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  
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  
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  
即自衷金椎椎之師古曰衷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椎之命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後

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

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宋本

云時字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也趙

王如意子毋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

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

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

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

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

淮南厲王長

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

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

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

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自信多斷

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

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

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宋使大

王得二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

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歡畢盡也而殺

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

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

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

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

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翫古委字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

淮南厲王長

衣守家真定師古曰屬謂委弃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

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真職以稱皇帝之

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

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

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

雨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

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

大六十七

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  
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  
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  
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  
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  
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  
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

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

幸臣

淮南厲王長

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

師古曰斷謂斬也

貴

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

大道觸情妄行不祥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下更反

此

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賁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

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

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

諱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

毒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云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

郃陽侯以便國法也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

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女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

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天大王不察古今之所

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

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云之諸侯游官事人及

淮南厲王長

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

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

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

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

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

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

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

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墮也

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隋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

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其為大王不

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

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陞

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

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

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

王長

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王

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

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

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

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御史大夫與宗正廷尉

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

大夫

西

卷

二

四

為善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

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

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

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

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

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是也奉音扶用反

也夫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

也夫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

淮南厲王長

蒲棘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

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竒等

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

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奸嚴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

為棺擲衣衾葬之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

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

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

及長身自



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  
為亡命棄市○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詐捕命者以除  
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擅擅  
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曰以上十四人赦免  
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曰春以下五十八人  
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  
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

淮南厲王長

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  
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  
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詔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  
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  
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  
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  
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

大二十

西傳

卷之四

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

遣其子子母從居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葺蓋

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

曰炊器釜鬲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

音似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

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令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

於是盡

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

師古曰輜衣車也音與

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

淮南王長

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

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

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

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

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

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孟康曰檻車有封也

至雍師古

曰雍扶風雍縣

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

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

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  
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帥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廼以列侯葬淮南王  
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  
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為阜  
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  
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

淮南厲王長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

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弃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贊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

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贊說是

上聞之曰昔堯舜

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蔡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

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

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

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宋祁曰越本無謚字

置園如諸

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

失國早夭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

淮南王

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

說非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

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

以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

徙王土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

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

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為人好

大二十

西書

卷之四十四

三

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

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

曰黃黃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

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叔父辯博善為

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

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

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

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

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

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

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

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

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

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  
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  
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  
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致攻  
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  
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  
慧了而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  
口辯

淮南厲王長

曰訶音慎西方人以反間為訶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  
如淳曰訶音朽政反師古曰訶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  
偵者義與訶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

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

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

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

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

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

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

大... 卷...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  
宅妾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  
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  
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  
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  
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諸毀之於王也王使  
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朝  
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

淮南厲王長

河南河南治

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

逮淮南太

子

師古曰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

師古曰王與王后共

計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

有詔即訊太子

師古曰即訊問也訊問之不准詣河南

淮南

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

逮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

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

師古曰從讀曰蹤

王使人

候司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

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  
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  
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  
王師古曰即亦也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  
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  
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  
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宋

淮南厲王長

祁曰景德本無求字

當奔市詔不許請發勿王上不許  
請削五縣可一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  
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  
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  
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  
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



治有男即怒

師古曰漢書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文吏反

以為妄言

非也

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

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

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平不即

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

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

不害最長

師古曰孽庶也

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

淮南王長

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

不害子建材高有

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

時

諸侯皆得分子弟為

師古曰分國以對之

淮南王

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

結交

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

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

子知之數捕繫皆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

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止上書天子

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

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  
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  
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  
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  
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  
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  
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  
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

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

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

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

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

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

中作皇帝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

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

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即刺大將軍衛青

古曰發兵

而說丞相弘

不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

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詭是

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

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官中相二千

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表

師古曰求盜舉

之掌逐捕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

言曰南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欲因以發兵廼使

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

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

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

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曰臣受詔使

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

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不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

淮南厲王

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

漢書四十四 三十一

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

淮南厲王

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請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

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  
 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  
 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  
 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  
 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  
 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  
 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  
 吏故曰它  
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宋  
 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以章安之罪

師古曰  
 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  
 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  
 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  
 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  
 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二人長男爽為太  
 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  
 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

禮節閒不相能

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

衡山王聞淮南

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

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

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

師古曰榜擊也擊竹台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內史以為非是卻其

獄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

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

言王不直

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

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

衡山王賜

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惡天子皆為置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

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史王謀反

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勸也

后乘舒死

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

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護毀之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使婢

盡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

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

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

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

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

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

事計須無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答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

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

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

漢山王賜

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

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

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

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諸無休上欲與亂

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

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答之

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

六十四甲

西華一四

卷之四十一

三

漢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始食○宋祁曰始或作強

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

孝日益以親幸王竒孝材能迺佩之王印

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

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

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

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衡山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

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

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

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

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

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

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

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

漢書卷四十四 淮南王傳

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  
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  
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以淮南事繫  
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  
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  
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  
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為陳  
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

衡山王賜

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  
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  
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  
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  
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  
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  
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  
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

小四十一

五十一

漢書卷五十一

七

九二九八  
盡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  
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  
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  
年薨○宋祁曰三或作四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  
王后光姬孝兒姦誅人倫師古曰誚亂也音布內反又祠  
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

衡山王賜

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

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其俗強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

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

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

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充反謀為畔逆

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

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

荆楚剽輕好作亂師古曰剽音匹抄反自古記之矣

古將監本抗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古註之下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正文伍阡伍伯貳拾伍字

註文貳阡肆伯陸拾壹字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護軍班固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琅邪縣國子顏師古集註

蒯通傳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

蒯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為徹其楚漢初

起武臣略定趙地宋本云一作燕號武信君通

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

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垂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

則吏反字本作俚周官考工記又作留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宋本云越

本名上有功字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說今

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

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

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  
君不利○宋本云一本利字下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

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

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

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

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

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

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

通

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

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

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

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

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

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

大... 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

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占

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數萬之眾廼下趙五十餘

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

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

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

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身之因敗走

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

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

謂通

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

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

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

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

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

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建

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以必逆反當

大石於此

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

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

今劉

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

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

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

助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戰傷曾也

還走宛葉之

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

師古曰席因也

若人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迫西山

通

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

師古曰至今已三年

銳氣挫於

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罷極無所歸命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以臣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非天下賢聖其執

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

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

披心腹墮肝膽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效愚忠恐足下

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

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  
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  
鄉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二  
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  
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德深拱  
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  
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  
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

前通

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

頸之交○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贗陳釋之事師古

曰贗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

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

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

泚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

驩也而宰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

人心難測也今足下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

大... 六

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

張厭集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

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

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伯句踐致霸功也

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身

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

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

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

通

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

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悅

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

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

天下略不出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

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

焉也此下亦同 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

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

曰謂能聽善謀也 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所養之役

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

位 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監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

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

猛虎之猶與不如逢蠱萬蠱之致蠱 師古曰與讀曰預蠱

通

蝸也若蝨毒也萬音丑界反若蝨音呼各反 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

必至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

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

不再來 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 願足下無疑臣之計

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

齊遂謝通 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

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

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

大

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廼詔齊

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

也師古曰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

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

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

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可殫誅

邪師古曰殫盡也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

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

通

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

而取之不從則殺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

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取從亂以為醜惡也相

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

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

先生者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

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

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

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

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云肉家

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垂鬪相殺請

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縛治死犬音似兼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

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

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

通

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

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

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後

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

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

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

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馬肥肉也永長也言

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

千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 伍被傳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

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

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

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

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

伍被

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

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

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二十

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於

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

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宋祁曰越本作下臣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

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

大正二十

伍被

伍被

伍被

伍被

伍被

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  
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  
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序也宋祁曰新本去也字皆得其理上  
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  
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  
之道行南越賓服羌隸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隸

任被

西南夷也音蒲北反

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七板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師古

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

開朔方匈奴折傷

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

宋祁曰浙本句未有也

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

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

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

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人

如此

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

數將習兵

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

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

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

廼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

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

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

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

伍被

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廼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

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

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祀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酌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

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

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

船國富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

舉兵而攻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

奔

六十八

伍被

伍被

伍被

伍被



走而還師古曰即今潤頭越所禽死於丹徒州丹徒縣也頭

足異處自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

下之大夫以兵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

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張安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

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云以且

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今今我令緩先要成

伍涉

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橫字非也

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

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古師

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何足憂然此北尚有

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

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峻阻其人言絕成臯之

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

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

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世謂  
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

曰言天下勞苦若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  
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閒也○宗祁曰  
浙本注文此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  
者作比者

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

執事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

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結九

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

伍披

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

間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

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八九

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

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

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

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

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

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  
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  
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  
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  
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  
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女  
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  
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伍

數僵尸蒲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

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

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

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

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

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

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

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

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

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

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

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

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

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

師古曰中間不經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響應師古曰和音胡

卧反響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

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

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

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

制天下壹齊海內汎愛蒸庶師古曰汎普也蒸亦衆也汎音

敷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

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

應上猶景嚮也

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

而大將

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

論之被以為過矣

師古曰過誤也

且大王之兵眾不

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

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

作麥秀之歌

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

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

痛紂之不用王子比

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

伍

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

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

絕命之書為羣臣先

師古曰在羣臣先死○宋祁曰漸本注文先死作前

死身死于東宮也

如淳曰王時所居也

被因流涕而起

後王復召問被荷如公言不可以微幸邪

師古曰微要也幸非望之福也

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

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

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誅為此徒文書令徙人也

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宋祁曰耐解在高以紀已上浙本作以上

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

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

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

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宋祁曰越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逮諸侯太子及幸

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

伍被

而說之黨哥可以徼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

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

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

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

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

無赦遂誅被

江充傳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

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  
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  
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  
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市齊  
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  
與同產姊及至後宮異姦亂交通郡國豪猾  
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  
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

江充

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

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宋祁曰別本也作

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

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以復

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身醢計猶不

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宋祁曰

注丈已當作以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

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

臺宮

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

壹宮

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彼音定之義反

○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

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師古曰紗縠紡絲而

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

次下

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

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袷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緇角割

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

冠禪纏步搖冠飛翾之

纓

服虔曰冠禪纏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折翠鳥羽以作髻也臣瓚曰飛翾之纓謂如蟬翼者

充

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纏織絲為之即今方月紗是也纏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

充為人魁

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

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

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

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

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

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



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

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宋祁曰浙本

名作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

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

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

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

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

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

充

曰有太后詔○劉攽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

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

劾没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

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

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

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

左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

太言小四三

五

九

三

三

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蠱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

江充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也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

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醮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

其人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彊服之

師古曰以燒鐵

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

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

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

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

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

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

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廼復亂

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

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

充有詐夷充三族

### 息夫躬傳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

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

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

鄉侯傳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

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

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

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

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

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

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

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

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

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

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

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

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

息夫躬

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扞挹也荆軻之

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

姦○宋祁曰察當作發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

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

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

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

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

幸上欲戾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  
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  
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戾賢等語  
在嘉傳嘉固言董賢素盛寵躬皆傾覆  
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  
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  
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戾目師古

息夫躬

曰戾古測字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

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

縮謂去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禧弱不任職左將

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

實駸不曉政事師古曰駸愚也音五駸反諸曹以下僕

不足數師古曰僕邀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邀古速字卒有彊弩圍

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

狂夫嗷講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嗷古叫字講音火故反匈

大夏

五傳

五

五

五

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

師古曰竟讀曰

境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

先應者也

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

軍書交

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

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

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搖羽者也解在高紀

小夫慝臣之徒憤眊

不知所為

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

其有大馬

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

雖加夷滅

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

息夫躬

渠以富國彊兵今為京師

劉敞曰

土地肥

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天

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

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

成廼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

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

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

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

師古

曰自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虞是疆

說云病 盛 蘇林曰虞是音效虞是之虞是晉灼曰音詩載虞其尾之虞是師古曰以字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

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虞字為虞是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

有微 居彊煌之地 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 擁十萬之衆

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

孫就屠之迹 孟康曰烏孫先王也 舉兵南伐并烏孫之

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

降胡詐為卑爰虞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

息夫躬

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

子哀 師古曰謂 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

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

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 服虔曰謀者舉兵伐

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其次 其次

伐交者也 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 書奏上

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

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

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  
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  
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  
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倚祿曰師古曰  
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  
躡其言也音居綺反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師古曰  
曰圖謀也未有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  
形兆而謀之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

息夫躬

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  
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  
角星弗於河鼓師古曰弗讀與字同其法為有兵亂是  
後訛言巨行詔籌壽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  
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  
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  
行音下更反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  
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  
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  
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畧反虛造匈奴烏  
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  
之道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  
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息夫躬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也。劉放曰云當壘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辯口快  
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  
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調諛則主古諂字  
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  
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  
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殺悔過自責  
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  
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

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上不聽遂下

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

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

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鄧

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

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

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劉奉世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就拜

息夫躬

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

明又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

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

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

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

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讓之策師古曰讓詐辭也音

虛遠欲以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

大五十八

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

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為

戾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

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

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

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

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

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

負去邪

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洛

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誨師古曰誨古呼字音火故反○

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

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

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

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戾寵及右師師古

日終身不得仕 天口九少小口四十八 西曆一五 廿二

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  
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士皆免寵等徒合浦

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

命辭曰玄靈決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鬱盛貌音烏郎反

鷹隼橫厲鸞鳥徘徊兮師古曰鷹疾飛也鸞鳥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

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 矰若浮焱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

叢棘棧棧曷可

棲兮師古曰棧棧棧棧盛貌棧音仕 發忠忘身自

息夫躬

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楚說曰雖冤頸也張晏曰罔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

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萑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然哀帝不用已為大臣以置治也臣墳曰萑蘭涕泣闌干也師古曰萑說

心結骨兮傷肝師古曰結骨亂也孟康曰骨骨也 虹蜺

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孽

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 痛

入天兮鳴誨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

絕也師古曰鳴誨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誨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

仰天光兮

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秋

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嗟若若是兮

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搯其須師古曰

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宋祁曰

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

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甃具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

一說而喪三僇應劭曰耳麗食其其得不亨

真大窮

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

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

四罪師古曰謂流共江放驩兜詩歌青蠅師古曰小

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

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魯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

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受之矣變書構郤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

子茂語厲公曰鄢陵

之戰卻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  
三卻樂書因以反弒厲公○宋祁曰註文孫周姚本作

孫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  
同**堅牛奔仲叔孫卒**

妻子也牛讓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  
叔孫病牛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  
餓殺之

**邱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  
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

奔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  
**費忌納女楚建走**忌曰秦女美甚王自納之因而備

焉云其然望今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  
將畔今主殺之**宰嚭譖胥夫差喪**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

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異國之敗  
夫差大怒賜之屬鉞之劍其明年越滅吳

**李園進妹春申**張晏曰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

**斃**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曰以多失  
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  
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

息夫躬

立為太子後孝列王薨李園張  
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

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  
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之以歸卒死於秦

**趙高**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

不聽乃**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  
傳無寵欲敗太子言

與林楚客盟謀宋譏軟血加盟書以證  
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

**江充造蠱太**

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跡踈

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跡與由同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崩通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